水稻只能借助风来诉说它的故事。

风吹过，水田里的秧苗摇摇晃晃，还发不出多大的声音。这个时候，它只能看啊看——蓝得没底的天，漂在天上的云，深褐色的淤泥，看不见只能感受到的水，水里的鱼和蝌蚪，红色的土，绿色的草，各种各样的花，岸边的树，树上的鸟窝，时而路过的人，还有，周围的同类。

“他们是谁，”看到来来去去的人，看到天上飞的鸟，它想，“他们为什么不好好扎根，不扎根怎么获取养分，怎么获取水，怎么还能活？”

风吹过，水田里沙沙作响，它已经长得很高了，高过了岸边的缺口，田里的水就是因为这个缺口，流走了大半。现在它已经知道那些不扎根的东西是什么了，有一次它就着风说出了它的疑问，旁边的树回答了它。

“他们不需要扎根，他们没有根，他们把水从嘴里喝进去，把食物从嘴里吃进去。”

“嘴就是那个可以一张一闭的洞吗？把水喝进那里去就可以了？喝是吸的意思吗？像我们的根吸水一样？食物是什么？是营养吗？”

“哦孩子，你问题太多了。是的，那个就是嘴，他们可以自己出声音，不用像我们，要借助风，他们可以把水和食物转换成他们所需要的养分，在洞底。至于食物，就是你们啊。”

“我们？我叫水稻，不是食物”

“是的，你对于我来说叫水稻，对于他们来说，就是食物。”

“那我会去那个洞里？那个洞那么小，怎么可能放得下我。”

“他们不需要整个你。”

“不需要整个我？”

“在你将死之时，你的一部分。”

“死？……”

“你们被种在这里，或者说你们生来，就是他们的食物，你们的父辈是这样，你们父辈的父辈也是这样。”

于是所有的水稻都知道了，他们会死，而从路边被踩得粉碎的草身上，被摘掉的花身上，因为没有水而躺在淤泥里被晒干的鱼身上，他们明白了什么是死。

风吹过，它已经开过了花，结出了绿色的穗，它听到来自身旁的声音。

“我会死，会被割断生殖器，啊！啊！啊！”

“这是我们的天命，我们存在的意义，所以没什么好恐惧的。”

“凭什么，凭什么我们生来就是要被他们宰割，为什么不是他们做我们的养料。”

“我们不能这么等死。”

“可是我们的根在这，我们哪也去不了。”

“你不试过你怎么知道，没有抗争，何来胜利。”

“总会有解决办法的。”

“反正我们都会死，等果熟冬来是死，被收割也是死，有什么区别呢，谁就比谁高贵了？”

“至少我们是自由的，没有什么强逼着我们去死！”

“你怎么知道老死就不是被逼的了？能选择的才不叫被逼，有本事你去挣扎一下不老死啊，挣扎一下选择死啊，你连一点选择的余地都没有，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老死是怎么一回事，你只知道反抗你看得见的东西，可笑。”

“那你就等着死吧。”

“我不服！”

“我不服！”

风吹过，传来晒过阳光的稻谷的香气，稻田里只剩下了稻桩，一点声音都没有。

“嗯，终于安静了，冬天又要来了啊。”天地间，仿佛只剩下了树的声音。